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歐陽行周文集卷一至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　衷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庶吉士臣范来宗

謄録監生臣江　晋

集部二

歐陽行周文集　　別集類一　唐

提要

臣等謹案歐陽行周文集十卷唐歐陽詹撰詹字行周泉州人舉進士官至四門助教事蹟具新唐書文藝傳其集有大中六年李貽孫序稱韓侍郎愈李校書觀洎君並數百歲傑出今觀詹之文與李觀相上下去愈遠甚

盖此三人同年舉進士皆出陸贄之門並有名聲其優劣未經論定故貽孫之言如此然詹之文實有古格在當時纂組排偶者上韓愈為歐陽生哀辭稱許詹甚至亦非過情也王士禎池北偶談嘗摘其自明誠論尹喜自明誠而長生公孫宏自明誠而為御張子房自明誠而輔劉公孫鞅自明誠而佐嬴諸句以為離經畔道其說信然然宋儒未出以前

學者論多駁雜難以盡糾亦存而不論可矣愈稱閩舉進士自詹始王應麟謂黄璞閩川名士傳詹之前已有薛令之林藻孜之登科記璞所傳誠然愈言為誤蓋古事可資典籍近事惟據見聞沈括沈遼呂祖謙皆一代名流而宋人或誤稱其世系則愈之失孜固亦不足怪矣乾隆四十三年六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歐陽行周文集原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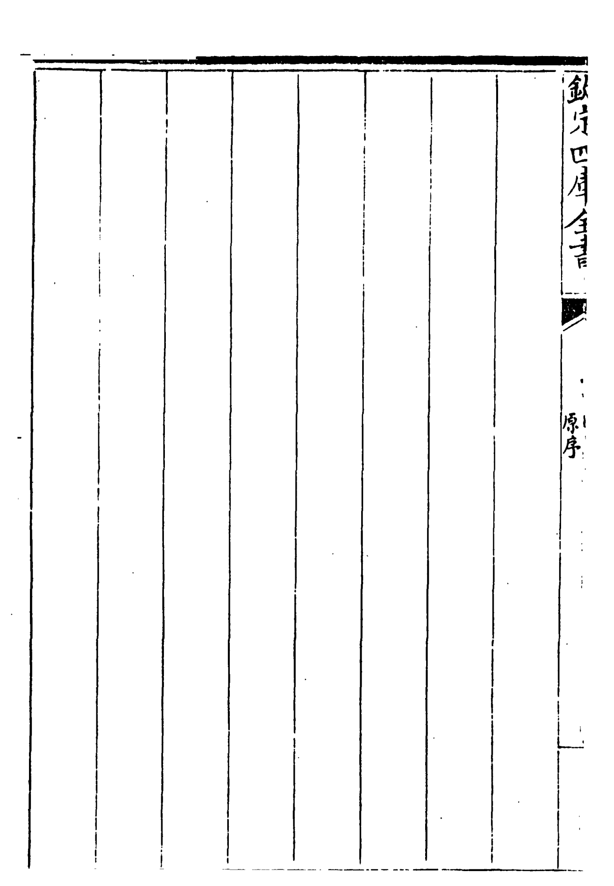
歐陽君生於閩之里幼為兒孩時即不與衆童親狎行止多自處年十許歲里中無愛者每見河濱山畔有片景可採心獨娛之常執卷一編忘歸於其間逮風月清暉或暮而尚留宵不能釋不自知所由蓋其性所多也未甚識文字隨人而問章句忽有一言契於心移日自得長吟高嘯不知其所止也父母不識其志每嘗謂里人曰此男子未知其指何如要恐不為汩沒之饑氓也

未知為吉凶邪鄉人有覽事多而熟於聞見者皆賀之曰此若家之寳也奈何慮之過歟自此遂日日知書伏聖人之教慕愷悌之化達君臣父子之節忠孝之際唯恐不及操筆屬詞其言秀而多思率人所未言者君道之容易由是振發於鄉里之間建中貞元時文詞崛興遂大振耀歐閩之鄉不知有他人也會故相常袞來為福之觀察使有文章高名又性頗嗜誘進後生推拔於寒素中唯恐不及至之日比君為芝英每有一作屢加

賞進遊娛燕饗必召同席君加以謙德動不踰節常公之知日又加深矣君之聲漸騰於江淮已達於京師矣時人謂常公能識真尋而陸相贄知貢舉搜羅天下文章得士之盛前無倫比故君名在榜中常與君同道而相上下者有韓侍郎愈李校書觀洎君並數百歲傑出人到於今伏之君之文新無所襲才未嘗困精於理故言多周詳切於情故叙事重復宜其司當代文柄以變風雅一命而卒天其絶邪君於貽孫言舊故之分於外

氏為一家故其屬文之内名為予伯舅所著者有南陽孝子傳有韓城縣尉廳壁記有與鄭居方書皆可徵於集故予沖幼之歲即拜君於外家之門太和中予為福建團練副使日其子櫝自南安抵福州進君之舊文共十編首尾凡若干首泣拜請序予諾其命矣而詞竟未就櫝微有文又早死大中六年予又為觀察使令訪其裔因獲其孫曰澥不可使歐陽氏之文遂絶其所傳也為題其序亦以卒後嗣之顛君名詹行周其字云

福建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正議大夫使持節都督福州諸軍事福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李貽孫撰



歐陽行周文集卷一

唐 歐陽詹 撰

賦

出門賦

出門辭家也人有志而斯適兮紛然而遠遊别天性之至慈去人情之好仇嚴訓誡兮以勿久指蒲柳以傷秋弱室谷予以遄歸目女蘿而起愁心眷眷以纒綿淚浪浪而共流惕懷安以敗名曾何可以少留於是驅忠信

以為車執藝業以為贄越三江踰五嶺望堯旌而求試
庶亦呈功取爵建德揚名獲甘旨而報勤光晝錦以迴
衡如弧斯張如鳥斯征射百步而期中飛三年而必鳴
飀飂天寒崢嶸歲晩鵾聯翩以不定達悠揚而自轉逮
前程之尚遥顧所離而日遠事紛拏以爭拔情交戾而
不和退藩籬則弱羽戀於雲路激龍門則纖鱗限乎尺
波身違日日之晨昏戀悽悽而莫遣親益年年之羸老
思摇摇而若何慙靈輙於困窮舉冀鈌於壟畝一仁聲

之永大一孝德之玆久伊錫類以拯窮豈今無而昔有
爾乃循否泰以俟命黙風塵以愴艱苟疏溟以納流顧
覆簣以成山路實多岐絲無定色任玄黄之濡染信疆
理之南北管因媒而解縛越自遇而升車虞先棨而後
悴姜始卷而終舒傷哉數子之税駕吾未知其所如

石韞玉賦 清潤積中光華外發

荆山之石兮玉在其中和氏未異兮追師不攻内抱貞
明蓄珪璋而自異外封磽确與砮礪而攸同紛爾千峯

塊然一石石居山而有顙玉處胎而無跡昭彰奇彩象
鸞鏡之猶埋特達英姿狀蠙珠之未折齊草木之偕賤
疊泥沙而共積瓌材則韞精氣時揚結白虹於林薄浮
清氣於巖岡多見已形空知六瑞之貴罕窮未朕誰分
十仞之光混瘞嵌巖沈蒙翳薈同夫有智懷其有以若
無侔彼不爭守厥屯而俟泰明其內晦其外將藏器以
待知不干物以招害原夫石則稱堅而可轉玉則受琢
而凝清日遇良工一則有順而無固時惟哲后一則無

脛而前呈我唐文武建元成康紹㣊獲王母之玉琯致淮夷之琛賫向華池而効色從温樹以流潤伊抱璞之未聞亦梯山之自進佳粱糅粃黄金在沙必簸糠而颺礫冀取實以除華彫琢儻行輝章布發願同三獻之納庶免再來之刖

迴鸞賦

夫何降一人兮將凝帖乎萬方神其精而傑其質兮赫赫魏魏以昂昂應千年之寶歷承八聖之重光道為紀

德爲綱仁爲宅義爲防化悠悠而蕩蕩風習習以洋洋
沐雨露以蕃昌燭日月以偕康癸亥之歲大皞司政乃
作辛于西順上帝之令將行曰相彼元元以哲后爲父
母視淫君猶芻狗子其在德則庶民皆予之子也伊重
關擊析虞誰而守乎予其不淑則骨肉實予讎敵也雖
金城湯池於予何有乎四門大開七寢停驚飈凜凜以
風清寂澄凝而月靜于時厥有頑民從愚至逆假鴻恩
以出入弄神器於閒隙於是天怨地怒人慘神惻積憤

氣以交衡疊宄心以潛逼災變流演妖氛充塞山河列以長晦日月在而無色明則士庶幽則靈祇豚魚有識草木無知企喁喁以嗷嗷望我后之來儀如孺子之憶慈親焉如涸鱗之念長津焉如枯苗之待膏雨焉如籠鳥之仰林莽焉既而文物無荒聲明有素木葉猶飛金風未暮聖澤西浹天顏東顧廻旂旗整鑾輅雨師啟途風伯前驅豐隆布令烈缺行誅神功莫仇天力誰虞櫛繽紛於瀴溟駢駱驛乎虛無洗地軸拂天衢殲有罪福

無辜雩靈掃蕩於寰區塵埃滌濯乎皇都元元不戮而淪痛品物未覲而遙蘇爾其靈物既光乘輿乃從雲車煙馭春心日容鬱霏霏以葳蕤輝熠熠以嚴顥祥風飀飀以淫淫瑞色靉靉而溶溶濛龍馬虹霓之榮儀鳳髮髴馬江霧之送遊龍若夷若夏乃愚乃賢振振駢駢殷殷闐闐巷如流以湯湯野若草而芊芊雲浮巨嶽水集洪川至喜翻悲含淚而前曰自沐玄化冥冥綿綿如載于天如飲于泉卒歲永年皆調自然異日殷憂方昭厥

由歸歟歸歟人待其居是日也皇帝乃闢金門升紫宮宣睿旨奬天衷熙乎若徽雷淑氣暢昆蟲芬乎若韶光麗景發青蔥下蟠厚地上洽玄穹扶桑而西虞泉而東百福交通萬彚大同白日三舍以逡巡瞪不征以融融南山萬歲以爭呼頷若動而崇崇至矣哉之德也深乎大乎滂乎沛乎爾其汪濊乎可謂上合天經下叶神靈旁統神明中獲人情故能不守有與之守不爭有與之爭此一舉也足見天地之心足辨人神之意諒無黨以

無偏唯夫道德之比者也

將歸賦

憶求名於藩藝曾十稔以別離纔還鄉之半齡又三年于路歧紅顔匪長白日如馳苒苒皆盡悠悠為誰親有父母情有閨闈居唯苦飢行加相思加相思兮寧若飢辭家千里心與偕歸南省之蘭北山之薇一芳一菲何是何非歸去來兮秋露霑衣

王者宜日中賦以題為韻

杲杲者日中則重光燭生生於有晦暖物物以無疆人在下君體陽故法之象之宜諸帝王亭然止六合居中赫矣洞九霄臨下取其正諒無邪僻之徒倣其明詎有幽陰之者瞻端嚴則體率慕光昭以心寫想照彌乎八紘庶化覃於九野覩夫高舂始上虞泉未移面方輿而再朗照圓旻以重規有隼之墉匿寸陰而影盡無禽之井透百尺以光披含靈亹亹處植離離穴有向陽之户柯無不煦之枝伊體元在已有國於斯形厥功以居大

固其義之攸宜况日則類王王實况日道符罔二理契惟一當其食昃用貶膳以去縣仰以高明直弃儔而背匹是以如之致唐堯之盛假之在周易之豐暮非乏照朝亦有融或背籬東之蟄或遺山右之蒙掩彼不言黙領邪而有蔽放兹取則貴無偏以處中正不正通難通可以勵垂衣之聖政可以激御逺之神聰者也我皇祇若高穹保兹洪祚順三辰之耿耀稽八卦之明諭靚兢莊霑煦嫗美盛德之形容遂屛營而作賦

瑾瑜匿瑕賦物無終美捨短從長

玉之美者其曰瑾瑜雖特達之自有豈玼瑕之則無菲食其端葑采其下苟當無而可用諒在人而罔捨况服飾所珍禮容攸假五德人尚居然總之百寶物雄又其尤者只如夷吾委質曲逆從王一則措其所短一則舉其所長伊十仞之可貴詎一眚而為傷是故異比荆山奇同鄭市縱青蠅之下點有白虹以旁起琢中良工佩宜君子爾若惡其細而棄其大我則揚其表而掩其裏

矧乃珪或致磨璧當可指終訓九年之積不損連城之美㝡矣乎韞獨明之見宰萬物之工覩其材而辨其器須其始而知其終建莫大之勲與攸攸既畀異收稀代之寶將瑣瑣寧同砮璞自克散材徒鬰苟無分寸之痕翳罔有尋尺之盤屈瑩乏光華紱乖音律攻之有曠乎日力斵之不益於人物空知有玷與無疵豈不道疏而理拂至剛也必時時而外缺至清也乍渾渾而罔容考瑾瑜之舍匿亦厥義之云從不然者玄黄已疲奚復騁乎

千里輪囷則病馬得用於九重瑜之體全者則稀瑾之無瑕者亦罕惟追師之鑒選納尺長而寸短

徵君洪涯子圖賦 雲際長枕以表貞節

矯矯徵君居幽行閒朗詠堯年之日棲遲姑射之雲英英時傑好奇藝絕規窮圖繪之能寫得隱淪之哲豈不以懷材習技戒縕跨俗之工履道全真彼有過人之節者也觀夫杖藜載酒面石依松盡是山中之意全移物外之蹤入室終窺知裂繒而畫出升堂始睇疑在野而

相逢實默如言如行實止蘿纖纖以垂帽草青青而藉屨洋乎令聞昭晰得其所由儼夫儀形髣髴知其所似原夫賢達作範丹青立程將模前而示後必體物而歸誠服惟身表容實心旌對冰雪之顏覩蘭蕙之纓暗識伯夷之潔遙憐虞仲之貞知身已識看畫如生矜且復莊若北辰之有識貪之與欲同在日之無情形似植以亭亭衣如風而曳曳臨諸瑤席之上想彼雲林之際萬物方秀千峯初霽神飄飄而自遠身悠悠而不繫我之

心矣惟賢允臧披圖畫於是日得夫君乎此堂乃知君之於德也大畫之於工也長畫非君無以展其妙君非畫莫得揚其光物有相假不其昭彰揆人事之美惡論功庸之夥少伊畫也可以稱智者之兼惟君也可以作真人之表者也

明水賦

玄化無宰至精感通

智之不測有明水焉方諸在手圓月居天象質遐分則追遙而迥遠英華潛合遂滴瀝以流漣可謂妙自斯妙

玄之又玄此道也自何而生彼靈也從何而借越杳杳之蒼旻阻冥冥之永夜望蟾魄而光彩殊流端蛤形而清冷忽下等陽燧之通感實柔祇之秘化豈不以我惟陽德伊乃陰徒精靈合契氣類相符共稟坤而配坎諒交津以有濡滋理焉自取之乎必有斯水也遂生之於本無精潔可嘉清明斯在湛玉壺以無垢入犧罇而有待處罍實爵今則由於鬯人置下升堂已不闕乎真宰稽乎所自原夫所致臨庭目擊雖從陰鑒而來向月心

祇又似上天而至來莫我挈至莫我精棄本不仁故存名而曰水從宜酌號遂表性而稱明信可薦宗祐郊上清故得歸先歲享告帝功成冠三酒而首進掩五齊以先行招百神之景福致萬姓之元禎無益於人鄙玉漿於夜漏自求其逸哂珠露於金莖遊原習坎固有冥感處陸浮空不無玄通龍吟雲而致雨虎嘯谷而來風動無千里之效潤纔百里之功詎若以椏中之瑣細向天上之膧朧精液下融神人以崇而福禄攸同者也

春盤賦 裁紅暈碧巧助春睛

多事佳人假盤盂而作地疏綺繡以為春叢林具秀百卉爭新一本一根叶陶甄之妙致片花片葉得造化之窮神日惟上春時物將革柳依門而半綠草連河而欲碧室有慈孝堂居斑白命閨可續年知暗惜研秘思於金閨同獻壽乎瑤席昭然斯義嘏矣而明春是敎榮之節盤同饋薦之名始曰春兮受春有未衰之意終為盤也進盤則奉養之誠儻觀表以見中庶無言而見情懿

夫繁而不撓類天地之無巧雜且莫同何才智之多工庭前梅白蹊畔桃紅指掌而幽深數處分寸則芳菲幾叢呼噏旁臨作一團之朝霧衣巾暫拂成萬樹之春風原其心匠始規神謀創運從衆象以遐覽總羣形而內蘊彼有材實我則以短長小大而謀彼有文華我則以玄黃赤白而暈故得事隨意製物逐情裁凝神而珍奇競集下手而芳馨亂開不然者欲翫扶疎須買青山以樹要窺菡萏待疏綠沼而栽將以緩愁予之思將以逞

吾人之才此一作也察其所由稽其所據匪徒為以徒設誠有裨而有助者也

藏冰賦 西陸朝覿方出之也

晚日離斗兮昏星見奎鴻此向北兮龍角徂西天子慮曾冰以為災闢淩陰而大納山人於其時而貢職庶壽域以同蹐黑壯既罄玄冥已祝人惟在土佯有賦以歸王物或稱琛類無脛而奔陸鑿涸冱於窮壑閉重泉子夏屋炯乎干將之出地爍乎連城之韞匵爾乃東風月

仲之節西陸晨覿之朝薦明靈於寢廟須有位乎中朝
光可鑒形鄗照車之寶楚清能禦暑輕箑脯之珍堯向
玉堂以孤瑩鎮璦琁而自貽助微凉於長簟迴煩燠於
炎飈鬼神以之而饗集君臣以之而利饒豈止疾雷不
震淒風不飄致兩儀之交泰作六氣之和調而已哉冰
之藏也旨意可稽冰之賦焉英華可覿休宗社之成禮
暢乾坤而樹績順時元吉為我政之恒孚悖道致尤寧
魯臣之屢折六合蒼蒼萬物攘攘詎無時啓亦有時藏

繹其功而此譬於厥德而何方勁挺金相貞清玉質展其用無愧於明時韞其光不欺乎暗室乎凛冽以冬入滌赫曦而夏出穿楊發彼觀國于兹幾鶩三冬之學又當二日之時業屬辭以比事遂含毫而賦之

懷忠賦并序

丙寅歲因受譴季冬之月次於殷墟歷關龍逢墓焉昔聆其風未嘗不迴腸霣涕覩夫塋壟心又增傷遂寫憤于言為賦以吊先生以忠諫致命故以懷忠命篇其辭

曰天生彼辛兮用殲覆於商家欲悠悠而罔極毒浩浩其無涯無辜殞身肆市朝之若莽有道併命委炮烙以如麻伊先生之諤諤為酷烈之所加嘗披圖於往載每廢卷以興嗟蕭條舊邑漭滄空陂陷陵成坎古木無枝或人曰此其墓也又一倍以增悲嗚呼麟非騰噬之儔詎豺狼之共穴鳳實仁靈之類豈鷹鸇之同列惟玉石之不分亦薰蕕之自別是以謇謇心競昂昂面折彼炎炎之原燎信撲之而不滅寧歸死以申懷不貪生而結

舌痛矣哉古人有言輔仁者天福善者神胡為是日力不如人使典章之不信俾忠義之虛勤律中大吕日臨蒙谷風颼颼於衰草煙茫茫乎平陸思悽悽而填臆淚淫淫以盈目義則非其知友親故遠夫骨肉節臨危而不橈行於艱而彌篤惟其有之是以傷之而慟哭

律和聲賦 見象聲律以和萬方

詠聲周兮律聲遍人心厚兮國風變伊在堯之既引我得夔而斯見良思慮始安和追往宗伯官也擇人乎有

才正始化焉選音於無象綴咸池之雅韻去桑間之末
賞圖風普以雨周箅天長而地廣律則以宮激徵詠則
從濁揚清且懲流而反正常誠險以歸平若近若遠非
幽非明類無臭等無聲信矣惟時與四時而德洽純如
合莫彌六合以文成善詠者聲應聲者律會高低以齊
奏諧疾徐而竝出跡不得尋功如何述為災為眚曾莫
奉於淫后調陽序陰屢見資乎聖日故得之者體圓御
方失之者亡裡絶祀比屋可戮桀紂罔測其所由率土

可封堯舜固知其所以不然者移風之言曷謂易俗之訓則那我所以清六管順賡歌載唱載吹壎塤篪之獨叶一張一弛豈琴瑟之空和八紘有截四海無波物阜人蕃雖歸之乎至德鳥來獸舞蓋於斯而靡他其理微其用遠論有助也俾大君之得一考無情焉同八風之吹萬可謂我詠斯暢我律斯藏發揚六氣孕育羣方處植者以之而茂實含識者於焉而壽昌彼昆連與栗陸復何道而稱皇

歐陽行周文集卷一

歐陽行周文集卷二

唐　歐陽詹　撰

雜著

李評事公進示文集以詩贈之

風雅不墜地五言始君先希微嘉會章杳冥河梁篇理蔓語無枝言一意則千往來更後人澆蕩醨前源傾筐實不收樸樕華爭繁大敎護微旨哲人生令孫高飇激頹波坐使橫流翻昔日越重阻側聆滄海傳逮茲覿清

揚幸覩青琅編泠泠中山醇片片崑邱璠一杯有餘味再覽增光鮮對寳豈皆鑒握䪥良自妍吾其告先師六義今還全

蜀中將迴留辭韋桐公

寧體即雲構方前恒食玉貧居豈及此要自懷歸憶在夢關山遠如流歲華逼明晨首鄉路迢遞孤飛翼

太原旅懷呈薛十八侍御齊十二奉禮

前來稱英俊有食主人魚後來曰賢才又受主人車伊

予亦投刺恩煦胡彤踈既覲主人面又獻主人書餬口百家周賃廡三月餘眼見寒序臻坐送秋光除西日愁飢腸北風集絺裾升堂有知音此意當何如

初發太原途中寄太原所思

驅馬覺漸遠迴頭長路塵高城已不見況復城中人去意既未甘居情諒多辛五原東北晉千里西南秦一屨不出門一車無停輪流萍與繫匏早晚期相親

詠德上韋檢察即韋相之弟也

少華類太華太室似少室亞相與丞相亦復無異質渟如月臨水瀟若松照日輝影互光澄陰森兩蒽鬱連城鸞鳳分同氣魚龍出併力華夷心通籌整師律英豪願迴席蠻貊皆屈膝中外行分途寰瀛溥清謐

寓興

桃李有竒質樗櫟無妙姿皆承慶雲沃一種春風吹美惡苟同歸喧嚚徒爾為相將任玄造聊醉手中巵

自懷州却赴洛途中作

惆悵策疲馬孤蓮被風吹昨東今又西冉冉長路岐歲
晩樹無葉夜寒霜滿枝旅人恒辛苦冥冥天何知

晨裝行

村店月西入山枝鳴鵊聲求燈徹夜席東裝事晨征寂
寂人尚眠悠悠天未明豈無偃息心所務前有程

江夏留别辛三十時自襄陽同舟而下予歸閩

辛從此赴舉

弭棹已傷别不堪離緒催十年一心人千里同舟來鄉

路予尚遠客程君未迴將何慰兩端互勉臨岐材

徐十八晦落第

嘉穀不夏熟大器當晚成徐生異凡鳥安得非時鳴汲汲有攸為驅驅無本情懿哉蒼梧鳳終見排雲征

送袁秀才下第歸毗陵

羸馬出都門脩途指江東關河昨夜雨草木非春風矢捨雖未中璞全終待攻層霄秋可翔豈不隨高鴻

聞鄰舍唱涼州有所思

有伊善凉曲離别在天涯虚堂正相思所妙發鄰家聲音雖類聞形影終以遐因之憎遠懷惆悵菖蒲花

賦得秋河曙耿耿送郭秀才赴舉雜言

月沒天欲明秋河尚凝白皚皚積光素耿耿横虚碧南斗接北辰連空濛鴻洞浮高天蕩蕩漫漫皆晶然實類平蕪流大川星為潭底珠雲是波中煙雞鳴漏盡東方作空曲蒼蒼曉星落鴈叫疑從清淺驚鴈聲似在沿洄泊并州細侯直下孫才膺秋賦懷金門念排雲漢將飛

翽仰之踊躍當華軒夜來陪餞歐陽子偶坐通宵見深旨心知慷慨日昭回前程志在青冥裏

述德上興元嚴僕射二首

山横碧立竝雄岷大旱洪川共降神心合雲雷清禍亂力迴天地作陽春非熊德媲當周輔稱傑功慙首漢臣何幸腐儒無一藝得為門下食魚人

又

推車閫外主恩新今日梁州草遍春玉色據鞍雙節下

揚兵百萬路無塵

春日途中寄故園所親

客路度年行故園未云返悠悠去源水日日祗有遠始嘆秋葉零又看青草晚寄書南飛鴻相憶劇鄉中

汝川行

汝墳春女蠶忙月朝起採桑日西没輕綃裙露紅羅襪半蹋金梯倚枝歌垂空玉腕若無骨映葉朱唇似花發相歡誰是遊冶郎蠶休不得歧路旁

許州途中

秦川行盡潁川長吳江越嶺已同方征途渺渺煙茫茫未得還鄉傷近鄉隨萍逐梗見春光行樂登臺鬬在旁林間啼鳥野中芳有似故園皆斷腸

銅雀妓

蕭條登古臺迴首黃金屋落葉不歸林髙陵永為谷粧容徒自麗舞態閱誰目嗚咽繐帷前歌聲苦於哭

題嚴光釣臺

弭棹歷陳跡悄然關我情伊無昔時節豈有今時名辭
貴不辭賤是心誰復行欽哉此溪曲永獨英風聲

福建送鄭楚材赴京師時觀察劉公亮有感激之意

美人河岳靈家本滎水濆門承若蘭族身韞如瓊文早
折青桂枝俯窺鴻鵠羣爾來丹霄姿遠逐蒼梧雲有伊
光鑒人惜茲瑤蕙薰中酣前激昂四座同氛氳海郡梅
霪清山郵炎景曛迴翔罷南遊鳴唳期西聞秦塞鸞鳳
征越江雲雨分從茲一別離佇致如堯君

和嚴長官秋日登太原龍興寺閣野望

百丈化城樓君登最上頭九霄迴棧路八到視并州煙火遺堯庶山河啓聖猷短垣齊介嶺片帆指汾流清鐸中天籟哀鴻下界秋境閑如道勝心遠見名浮豈念乘肥馬方應駕大牛自憐蓬逐吹不得與良遊

陪太原鄭行軍中丞登汾上閣中丞詩曰汾樓秋水闊宛似到閶門惆悵江湖思惟將南客論南客即詹也輙書即事上答

并州汾上閤登望似吳閶貫郭河通路縈村水逼鄉城槐臨枉渚巷市接飛梁莫論江湖思南人正斷腸

送潭州陸戶曹之任戶曹自處州司倉除

三語又為掾大家聞屈聲多年名下人四姓江南英衡嶺半天秀湘潭無底清何言驅遠車去有蒙莊情

送少微上人歸德峯

不負人間累棲身任所從灰心聞密行菜色見羸容幻世方同悞深居願繼蹤孤雲與禪誦到後在何峯

荆南夏夜水樓懷昭邱直上人雲夢李莘

無機成旅逸中夜上江樓雲盡月如練水涼風似秋鼉聲聞夢澤黛色上昭邱不遠人情在良宵恨獨遊

送高士安下第迴岷南寧親

偕隱有賢親岷南四十春樓雲自匯石觀國暫同塵就養思兒戲延年愛鳥伸還看謝時輩又作潁陽人

酬裴十二秀才孩子詠裴拜曰待看成器後折取桂林𧼈

算日未成年英姿已褎然王家千里後荀氏八龍先惡

倩松猶嫩清明月漸團將何一枝桂容易賞名賢

旅次舟中對月寄姜公此公丁泉州門客

中宵天色淨片月出滄洲皎潔臨孤島嬋娟入亂流應同故園夜獨起異鄉愁那得休蓬轉從君上庾樓

御溝新柳貞元八年及第省試

東風韶景至垂柳御溝新媚作千門秀連為一道春柔荑生女指嫩葉長龍鱗舞絮迴青岸翻煙拂綠蘋王孫初命賞楚客欲傷神芳意堪相贈一枝光遠人

同諸公過福先寺律院宣上人房

律座下朝講晝門猶掩闗叨同靜者來正值高雲閒寂爾方丈内瑩然虛白閒千燈智惠心片玉清羸顔松色落深井竹陰寒小山晤言流曦晚惆悵歸人衆

詠德上太原李尚書

那以公方郭細侯并州非復舊并州九重帝宅司丹地十萬兵樞擁碧油鏘玉半為趨閤吏腰金皆是走庭流王褒見德空知頌身在三千最上頭

及第後訓故園親故

才非天授學非師以此成名曩豈期楊葉射頻因偶中桂枝材美敢當之稱文作藝方慙德相賀校篇料媿詞猶著褐衣何足羡如君即是載鳴時

除夜長安客舍

不寐宵仍寢如流歲又遷望家思獻壽算甲恨長年虛牖傳寒柝孤燈照絶編誰應問窮轍泣盡更潸然

早秋登慈恩寺塔

寶塔過千仞登臨盡四維毫端分馬頰墨點辨蛾眉地迥風彌緊天長日久遲因高欲有賦遠意慘生悲

許州送張中丞出臨潁鎮

心誦陰符口不言風驅千騎出轅門孫吳去後無長策誰敵留侯直下孫

蜀門與林藴分路後屢有山川似閩中因寄林藴藴亦閩人也

村步如延壽川源似福平延壽福平皆閩中川原之名延壽即藴之别墅在馬福平

即予之别墅在焉　無人相與識獨自故鄉情

樂津店北陂

嬋娟有麗玉如也美笑當予繫予馬羅帷碧箪豈相容

行到山頭憶山下

歐陽行周文集卷二

歐陽行周文集卷三

唐 歐陽詹 撰

雜著

益昌行 并序

貞元年中天子以工部郎中興元少尹吳興沈公長源牧利州其為政五年予旅遊由于利覩人安俗阜欽所以美作詩一章利州故益昌郡也目曰益昌行詩曰

驅馬至益昌倍驚文俗和耕夫壟上謠負者途中歌處

處川復原重重山與河人煙遍餘田時稼無閑坡問業一何脩太守德化加問身一何安太守恩懷多賢哉我太守在古無以過愛人甚愛子理邦如理家雲雷既奮騰草木遂萌芽乃知良二千德足為國華今時固精求漢帝非徒嗟四氣有青春衆植佇揚葩期當作説霖天下同滂沲

題華十二判官汝州宅內亭 幷序

覿居處翫好則才不才了然可知如華斯亭華豈常人

歟規畫既高圬墁有潔媚以花草清以竹木綺罽薈濬琅玕森然牆外人裵入門雲林使人心以之閒神以之遠華朝於斯夕於斯心不朗神不王其可得乎則虛廓其靈恬淡其性由才不才矣非逃名遠世方曰㝠搜賢哉華未展襟懷視於斯則貽然在前矣予既遊且尚詩以美之衆君子其以為然亦宜相賡詩曰

高居勝景誰能有佳意幽情共可歡新柳遶門青翡翠脩篁浮徑碧琅玕步兵阮籍空除屛彭澤陶潛謾掛冠

只在城隍也趨府豈如吾子道斯安

奉和太原鄭中丞登龍興寺閣

青窻朱戸半天開極目凝神望幾迴晉國頽墉生草樹皇家瑞氣在樓臺千條水入黄河去萬點山從紫塞來獨恨侍遊違長者不知高意是誰陪

太原和嚴長官八月十五日夜西山童子上方翫月寄嚴中丞少尹

西寺碧雲端東溟白雪團年來一夜翫君在半天看素

魄當懷上清光在下寒宜裁濟江什有阻惠連歡

覩亡友李三十觀秭歸鎮壁題詩處

舊友親題壁上詩傷看緣跡不緣詞門前猶是長安道無復迴車下筆時

題秦嶺

南下斯須隔帝鄉北行一步掩南方悠悠煙景兩邊意蜀客秦人各斷腸

自南山却赴京師石臼嶺頭即事寄嚴僕射

鳥企虵盤地半天下窺千仞倒浮煙因高迴望沾恩處認得梁州落日邊

與洪䨯卿自梁州廻途中經駱谷見野果有闗中懸壺子既同採摘用呈之洪亦闗人

青苞朱實忽離離摘得盈筐淚更垂上德同之豈無意故園山路一枝枝

出蜀門

北客今朝出蜀門翛然領得入時魂遊人莫道歸來易

三不曾聞古老言

韋晤宅聽歌

服製虹霓鬢似雲蕭郎屋裏上清人等閑逐酒傾杯樂飛盡虹梁一夜塵

與林蘊同之蜀途次嘉陵江認得越鳥聲呈林林亦閩中人也

正是閩中越鳥聲幾迴留聽暗沾纓傷心激念君深淺共有離鄉萬里情

送聞上人遊嵩山

二室峯峯昔願遊從雲從鶴思悠悠丹梯石磴君先去為上青冥最上頭

永安寺照上人房

草席蒲團不掃塵松閒石上似無人羣陰欲午鐘聲動自煑溪蔬養幻身

讀周太公傳

論兵去商虐講德興周道屠沽未遇時豈異茲川老

山中老僧

笑向來人話古時繩床竹杖自扶持秋深頭冷慵將剃

白黑蒼然髮到眉

贈魯山李明府

外户通宵不閉關抱孫弄子萬家閑若將邑號稱賢宰

又是皇唐李魯山

泉州赴上都洛陽亭留别舍弟及故人

天長地濶多岐路身即飛蓬共水萍疋馬將驅豈容易

弟兄親故滿離亭

送張驃騎邠寧行營

寶馬琱弓金僕姑龍驤虎視出皇都揚鞭莫怪輕邊騎曾在漁陽敵萬夫

題梨嶺

南北風煙即異方連峯危棧倚蒼蒼哀猿咽水偏高處誰不沾衣望故鄉

題第五司户侍御

曾稱野鶴比羣公忽作長松向府中驄馬不騎人不識
冷然三尺別生風

秋夜寄弘濟上人

尚被浮名誘此身今時誰與德爲鄰遥知是夜檀溪上
月照千峯爲一人

觀送葬

何事悲酸淚滿巾浮生共是北邙塵他時不見北山路
死者還曾哭送人

宿建溪中宵即事

陰窮一席眠還坐蛙噪螢飛夜未央僮僕舟人空寂寂隔簾微月入中倉

建溪行待陳詡予先發福州陳續發中路待之不得

偕行那得會心期先者貪前後者遲空憶麗詞能狀物每看奇異但相思

題王明府郊亭

日日郊亭啟竹扉論桑勸稼是常機山城要得牛羊下

方與農人分背歸

塞上行

聞說胡兵欲利秋昨來投筆到營州驍雄已許將軍用邊塞無勞天子憂

迴別葉留別郭中諸公

千山江上背斜暉一逕中峯見所歸不信扁舟迴在晚宿雲先已到柴扉

九日廣陵同陳十五先輩登高懷林十二先輩

客路重陽日登高寄上樓風煙今令節臺閣古雄州泛菊聊斟酒持萸懶插頭情人共惆悵良久不同遊

九日廣陵登高懷邵二先輩

簪萸泛菊俯平阡飲過三杯却惘然十歲此辰同醉友登高各處已三年

薛舍人使君觀察韓判官侍御許雨晴到所居

既霽先呈即事

江臯昨夜雨收梅江南夏雨曰梅寂寂衡門與釣臺西崑落花

隨水至前山飛鳥出雲來觀風駟馬能言駐行縣雙旌許暫迴豈不偶然聊為竹空令石逕掃莓苔

除夜侍酒呈諸兄示舍弟

莫歎明朝又一春相看堪共賞玆身悠悠寰宇同今夜膝下傳杯有幾人

元日陪早朝

斗柄東迴歲又新邃旒南面挹來賓和光髣髴樓臺曉休氣氛氲天地春儀籥不唯丹穴鳥稱觴半是越裳人

江皐腐草今何幸亦與恒星拱北辰

題延平劍潭

想象精靈欲見難通津一去水漫漫空餘昔日凌霜色長與澄潭白晝寒

曉泊漳州營頭亭

迴峯疊嶂遶亭隅散點煙霜勝畫圖日暮華軒卷長箔太清雲上對蓬壺

答韓十八駕驥吟

韓十八駑驥吟原詩云駑駘誠齷齪市者何其稠力小苦難制價微良易酬渴飲一斗水飢食一束芻嘶鳴當大路志氣若有餘騏驥生絕域自矜無匹儔驅牽入市門行者不為留借問價幾何黃金比嵩邱借問行幾何咫尺視九州飢食玉山禾渴飲醴泉流問誰能為御曠世不可求惟昔穆天子乘之極遐遊王良執其轡造父挾其輈因言天外事恍惚使人愁駑駘謂騏驥餓死余爾羞有

能必見用有德必見收孰云時與命通塞皆自由騏驥不敢言低迴但垂頭人皆劣騏驥共以駑駘優喟余獨興歎才命不同謀寄詩同心子為我高聲謳

故人舒其憤作爾駑驥篇駑取易售陳驥以難知言委曲感既深洛嗟詞亦殷伊情有遠瀾余志遊其源室在周孔堂道適堯舜門調雅聲寡同途遐勢難翻顧茲萬恨來假彼二物云賤貴而貴賤世人良共然芭蕉一葉妖

茂葵一花妍異無材實資手植堦墀前梗楠十圍瑰松
栢百尺堅罔念棟梁功野長邱墟邊傷哉昌黎韓馬得
不迍邅上帝本厚生大君方建元實將庇羣甿庶此規
崇軒班爾圖永安掄擇其精專君看廣廈中豈有庭前
萱

智達上人水精念珠歌

水已清清中不易當其精精華極何宜更復加磨拭良
工磨拭成貫珠泓澄洞澈看如無星輝月耀莫之逾駭

難照乘徒稱殊上人念佛泛真諦一佛一珠以爲計旣指其珠當佛身亦欲珠明佛像智咨董毋訪朱公得之均瓅孕奇中龍頷鷲嶺長隨躬朝自手持纖掌透夜來月照紅條空窮川極陸難爲寶孰説車渠將瑪瑙連連寒溜下陰軒熒熒泫露垂秋草皎晶晶彰煌煌陸離電爍紛不常凌眸暈目生光芒我來借問脩行術數日殷勤羡兹物上人視日授微言心淨如斯即諸佛

贈山南嚴兵馬使即僕射堂弟也

為鴈為鴻弟與兄如鵰如鷚傑連英天旋地轉煙雲黑

共鼓長風六合清

歐陽行周文集卷三

歐陽行周文集卷四

唐　歐陽詹　撰

銘

棧道銘并序

秦之坤蜀之艮連高夾深九州之險也陰谿窮谷萬仞直下奔崖峭壁千里無土亘隔呀絶巉巉㝠㝠麋鹿無蹊猿猱相望自三代而往蹄足莫之能越秦雖有心蜀雖有情五萬年間夐不相接且秦之與蜀也人一其性

物周所宜嗜慾無餘源教化無餘門可貿遷可親昵擘坼地脉睽離物理豈造化之意乎天實凝清而成地實凝濁而形當其凝也如鎔金下鑄騰雲上浮空隙有所不周迴翔有所不合澄結既定竅缺生乎其中西南有漏天天之竅缺也于斯有兹地地之竅缺也天地也者將以上覆下焘含畜萬靈可通必使而通者也苟有可通而未通則聖賢代其工而通之故有為舟以濟川為梯以踰山唯兹地有川不可以舟涉有山不可以梯級

粤有智慮以全玄造立巨衡而舉追氏縋懸纑以下梓人猿垂絶㝠鳥傍危岑鑿積石以金刀梁半空於木用斜根玉壘旁綴青泥截斷岸以虹矯繞翠屏而龍蜿堅勁膠固雲横砥平總庸蜀之通塗統岐雍之康莊都邑之能步山川之無脛若水決防如鴻向陽南之北之踵武湯湯躋峨峨以自若臨蒼蒼而不懼緜是贄幣遙達人神會同稽禮樂之短長量威力之汙隆可王者王可公者公而吹以風或曰受琢之石長存可構之材無窮

易刋代蠱斯道也未始有終嗚呼為上懐來在乎德為下招德在乎義德義之道如今日則或人之言有孚其反之則石雖存恐不為琢材雖多恐不為構想夫往昔有時而有有時而無是用惕惕天下蚩蚩知聖賢創物之意之人寡明德義固物之道之人稀敢陳兩端之要銘諸斯道之左庶主德義者存今日之所履踵武湯者荷古人之攸作銘曰

天覆地載本亦同設大象雖全或漏或缺損多益寡聖

賢代工彼雖有缺與無缺同惟北曰秦惟南則蜀地缺其間坤維不續斗超岸斷屹為兩區秦人路絶蜀火煙孤天實不通賢斯有造鑽堅剡勁無蹊以道若川匪舟若陸匪車緣危轉虛步驟交如構雖在功存亦由德項怫劉怒從完以踣隋落我營自顛而植地非革勢才不易林踣植之致惠怨之心勿為斯道不恒勿為斯道可久禮不以禮可有而無恭不以恭可無而有創之之意如彼固之之物若兹彼知不易兹而易知勒銘道左其

同我思

陶器銘并序

嘗侍論於長者儳有之曰近代之作玉杯麗則麗矣愚以不如古人之為陶器長者韙之以為知言退而思其所自多亦不忝伊人之礜器以利用道從易簡利用者貴無往而不適易簡者取立功而匪勤令天下之至富者土也不勞而成者火也夫陶揣壤以製焚蒸以凝就其不勞因其至富不瑩而冰清珠晥不鍜而金固石堅

一工致功千室以給斛鬲罌甂缾缶盂盂大窮儋石小極圭撮經鼎鑊而自若在燀爇而莫渝滿堂絶侈靡之譏提挈無剽殺之患其功則易簡也其實則利用也其藏又保安也易簡二儀之理利用五行之本保安立身之方執人之方履物之本從天地之理此三皇五帝所以内户不扃外户不閉無為之德所由生也豈夫玉杯之獨尚其餘孰得而儔焉則刓材捜璞窮山越壑礱磨雕琢鑄鍊丹雘力盡終年之功財殫不訾之産量纔升

合質忌湯火寘家得奢盈之議中懷生賊害之累其功則非易簡也其實則非利用也其藏又非保安也悖二儀之理違五行之本乖立身之方此夏桀商紂所以人頗邪比屋可戮亡身之禍所由生也省費鮮勞皆備於物德且如彼而人賤之煩人蠹財不周於用禍又如此而人貴之久矣哉世之迷也物有賤而可貴亦有貴而可賤惟賢者能審之小子不幸億而有中誠背常人之見故為銘以廣之銘曰

黜汚易抔聖人製器易簡作程利用為貴稽諸往載函實攸興栽因掬壤成假焚蒸不臒不丹不雕不刻自結金堅天然冰色財無害產功匪殫力量盡洪纖用窮幽仄物有千金相異我取不費為利物有積功相崇我取不勞為工物有患湯忌火我取往無不可物有剽殺焚軀我取懷藏不虞心存目視奢尋彼至室滿堂盈侈莫我生省庸周用所賤謂何價售勤人所貴者那可貴不貴物失其類失類曰昏雖隆必墜可賤不賤物得其選

得選曰明雖幽必見上惟五帝下相三王實有以興亦有以亡蚩蚩百工孰若我陶敬銘有器永告滔滔

有唐故銀青光祿大夫行平州別駕馬公墓銘并序

嗚呼死也者君子曰終有唐興元二年六月二十四日銀青光祿大夫行平州別駕馬公終于京師國喪英才家亡令子家國不幸痛實可知公諱某字某其先京兆扶風人始實趙氏累葉繼將多總戎塞下有以因居令

為燕之名流曾祖某某官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公則某官第某子也積奕世忠貞之慶得隂方嚴勁之氣天骨山峻神悳玉輝有孝有悌閨門以和有信有義州閭以附矛戟韞器風雲馳聲燕趙多竒士公其人也用正直奉籌畧擁旄杖節者尊以果斷行正令擐甲執兵者伏前後佐全師大幕不有暫寧方將張翼翔雲揚鬐遊溟大命不永大病遄及享年三十三秦氏醫遲頹生禍促哀哉夫人某處某氏子二人長曰縱次曰緒永思之感

至性過人以貞元十二年歲在某月某日大通卜宅于京兆某鄉某里某原禮也天長地久堙川塹阜于何不有乃為銘德而誌墓云

士比常才如瑜在岷燕趙多竒公則其人業繼忠貞識資籌畧器流瑚璉羽族雕鶚題輿大郡佐律雄師雖猶枉德亦匪孤時南仰摶鵬更期遐颺東觀逝水忽茲永往卜遠斯及窆于此岡惟宅惟安天長地長

有唐故朝議郎行鄂州司倉叅軍楊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某字某其先關右弘農人永嘉過江公自始遷之祖若干代處於閩越曾祖某皇唐循州司馬祖某漳州長史父某泉州南安縣丞公則南安第若干子長七尺骨目瓌異温良節行所至自貽風神識度羣居不掩六籍外偏好穰苴管子之術永泰中以耕戰之法致梁宋軍畫用有成大歷元年節度使右僕射田公薦授左武衛率府倉曹參軍事在位以貞慎聞公以不仕則墜業

躁求則背道或出或處聖人為中依吏部節文敬遵常調大歴八年集授吉州永思縣丞興元元年集授廬州司田叅軍貞元二年授鄂州司倉叅軍累職貞慎如率府倉曹時每罷官待集卜勝屏居晏如也鄂州秩滿愛其風土亦心焉貞元十二年冬又合集春赴京師遇疾於途以二月四日終於汝州龍興縣之逆旅時年六十七凡入仕三十一年歴官四政祿非豐儉以足務雖劇通以簡上以忠政重下以公平囑皆白珪無玷朱絃有

聲嗚呼公之材之量如鐘含音如水待盛大小當應方圓必答我則不衒人胡不求莫能全展光耀以至殞沒悲夫夫保性居業時行則行時止則止道也公昔於名官之理是焉士祿農耕猶生則營若死則已亦道也公昨於歧路之役是焉公存以道始亡以道終至人不違道公以之周旋正決予善始終者也夫人隴西彭氏戴天之感痛以禮成長子晃次子暈季子杲伏凶之號以至見血以年某月日卜葬某鄉某原禮也佳城一閉他

時古邱後之人孰知邱中之德墓許有誌故為墓誌銘

庶覩今為古者明斯地泉下有君子焉銘曰

一種鱗物神則曰龍一種植物貞則曰松楊公於人彼

貞彼神藝術濳引温良内克名不稱實禄有負德夭桃

信美不能秋數冬日可愛亦用西徂大期斯來無賢無

愚英英楊公與逝川俱下此脩源有形永宅東海西山

不易罔易

大唐故輔國大將軍兼左驍衛將軍御史中丞

馬公墓誌銘 并序

墓有誌誌有銘誌記也銘名也名人記墓庶高岸為谷幽壤或呈情嘗掩者有所歸認斯馬公之墓也公諱實字某其先扶風人生於幽州高祖某官祖某官父某官若干子皆以雄謀果斷稱公則第三人長八尺有美鬚姿鶚靈霜嚴壁峻嶽而後笑時而後言孝弟忠信分義節槩覩容可見好史學歷代英豪得失皆覈其有不正不直辨論慷慨若加諸已明陰符善司馬法起家為范

陽軍要籍本軍疑政晝多自出遷千夫長萬夫長三軍兵馬使莫州近邊戎數為害本軍元帥請統鎮之戎遠逃遁莫人大乂拜御史中丞莫州刺史俄薊州之患如莫州移薊州薊人繼康攝州刺史貞元初本軍之事有大者合議於天子自管内二千石已下擇賢能以公當其選天子異其議奇其詞決所議答于本軍而留近侍拜左驍衛將軍宿衛十一年長松在林利錐處囊森竦頴脫鋒幹獨見天子儲而將用未有所當貞元十四年

寢疾其年七月十一日終於京師常樂里之私第出身從事若干年署職涖官若干政春秋五十一當時俊傑懷材抱器者無不驚呼歎息嗚呼騏驥有騰千驍萬之足伏乎櫪干將有剸犀截象之鋩閉乎匣將用未用一朝變化為骨燕市入泉延平為知人之痛惜公其比歟夫人鴈門郡田氏之女哭泣之慕痛而中禮子六人男五人一先公四人在曰緩曰縝曰某曰某緩三十八縝年十五其餘幼稚不言可知女二人一人先

公一人在四歲至性攀號感動飛走以其年十一月一日卜葬於京兆府萬年縣洪固鄉延信里司馬村之少陵原禮也其承眷長沙歐陽某執紼及墓就誌而銘曰

骨肉歸土賢愚共門英英馬公亦封此原大節大成平生所志貞心壯氣松孤壁峙掄擇雖致材成則未岑崟蒼翠俄摧忽墜脩短無涯傷如之何

有唐君子鄭公墓誌銘并序

貞元十一年歲次乙亥某月某日清源郡晉江縣君子

鄭公年若干終於其居州閭親識遠近漣洟重吉人也嗚呼杞梓植於深林人雖不知不妨其為天下之材也珠玉碎於重泉人雖未玩不妨其喪天下之寶也公之生則深林之材公之歿則重泉之寶不知而有未玩而亡哀哉公諱晚字季實其先宅滎陽永嘉之遷遠祖自江上更徙於閩今為清源晉江人曾祖某官祖某官父某官太夫人同郡潁川陳氏育者三男三女公則長男也自七八歲則明敏嚴潔無復童心洎十二三則溫良

貞亮有成人之德既冠儀表可觀孝悌惠和侔於前哲人望無間時譽皆歸鳳不近腥龍多自盤優游仁里四十不試詹有若人之妹獲配於公公太夫人早世妹不逮事則見公霜露之感蒸嘗之敬公尊府君近捐甘旨妹及同養則見公晨昏之愛線斬之至奉公居閨門鄉黨者十有五年顧詹於公善良内外兼得受命不永其如命何蘭芬蕙馨或亦中敗惜哉子二人皆幼公自在日名之曰彦方彦章詹既在京師不遂撫慰來人有述

實孺能號妻亦聞哀有過人禮不踰制窆取遠日堂殯
三年以貞元十二年某月日永厝於郡城東偏閶儒里
常熟湖之北原禮也妹有遠告咨予題誌既忝真懿實
舊知人江嶺則遐想象不昧取思芳茂爲銘以寄銘曰
有斐季實君子之祠忠信溫良自幼而行少不改任長
更推誠材植遠林賢産遐壤無知無玩自生自喪骨肉
歸土用瘞斯原嗚呼斯永棲君子之魂

歐陽行周文集卷四

歐陽行周文集卷五

唐 歐陽詹 撰

記

曲江池記

水不注川者在藪澤則曰陂曰湖在苑囿則為池為沼苑之沼囿之池力墾而成則多天然而有則寡兹池者其天然歟脩原北峙迴岡旁轉圓環四匝中成窞坎窐窌港洞生泉潝源東西三里而遥南北三里而近當天

邑別卜繚垣未繞乃空山之灤曠野之湫然黄河作其左瀍清渭為其後泓褒斜右走太一前横崇山濬川鈎結盤護不南不北湛然中渟西北有地平坦彌望五六十里而無窪坳紫蓋凝而不散黄旗鬱以常在實陶鈞之至造化之功沙汰一氣之辰財成六合之日既以磽确外為寰宇敞無垠堮以居億兆又選英精内為區域束以襟帶用宅君長若人斯生支體具矣有心以繫其神焉若堂斯考廊廡設矣有室以處其尊焉彼如紫蓋

黄旗之氣豈陶鈞造化者用宅君長英精之所耶夫物苟相表裏製必同象泄夫外則廓以靈海導夫内則融乎此湫歷代帝王未得而有豈降巢宅土之後聯綿千百之代建卜都邑不欲合夫天意而居乎將天意尚同其根深蔕固可與終畢者而命處乎故於有隋兆我皇唐之存孕逮其季主營之以須馬揆北辰以正方度南端而製極墉隍劃趾鈎陳定位地迴帝室湫成厥池既由我署𩣺成伊去真主巍巍龍盤虎踞爰自中而軌物

取諸象以正名字曰曲江儀形也觀夫妙用在人豐功及物則總天府之津液疏皇居之墊隘潢汙入其洞澈銷涎漦以下澄汙盧隨其佳氣蕩鬱攸而上滅萬戶無重腿之患千門就爽塏之致其流惡含和厚生蠲疾有如此者皎晶如練清明若空俯睇冲融得渭北之飛鴈斜窺瀇㳽見終南之片石珍木周庇奇華中縟重樓夭矯以縈映危榭巉嵒以輝燭㟳芳蔭滲滉瀁電娗凝煙吐靄泛羽遊鱗斐郁郁以閑麗謐微微而清肅其涵虛

抱景氣象澄鮮有如此者皇皇后辟振振都人遇佳辰於令月就妙賞乎勝趣九重繡轂翼六龍而畢降千門錦帳同五侯以偕至泛菊則因高乎斷岸祓禊則就潔乎芳沚戲舟載酒或在中流清芬入襟沉昏以滌寒光炫目貞白以生絲竹駢羅緹綺交錯五色結章於下地八音成文於上空砰輷沸渭神仙奏鈞天於赤水鶤鵠敫俞天人曳雲霓於玄都其洗慮延歡俾人怡懌有如此者至若嬉遊以節宴賞有經則纖埃不動微波以寧

熒熒渟渟瑞現祥形其或淫湎以情泛覽無數則飄風暴振洪濤噴射崩騰駱驛妖生禍覿其棲神育靈與善懲惡有如此者小子幸因受遣觀光上國身不佞而自棄日無名以多暇詢奇覽物得之於斯矚太始之玄造訪前跡於碩老天生地成之理識之於性情物義人事之端徵之於耳目夫流惡含和厚生蠲疾則去陰之慝輔陽之德也涵虛抱景氣象澄鮮則藻飾神州芳榮帝宇也延歡滌慮俾人怡悅則致民樂土而安其志也棲

神育靈興善懲惡則俗知所勸而重其教也號惟天邑非可謬創一山一水拳石草樹皆有所謂茲池者其有謂之雄馬意我皇唐須有此地以居之有此地須有此池以毗之右至仁之亭毒贊無言之化育至矣哉以其廣狹而方於大則小矣以其淵洞而諭夫深則淺矣而有功如彼有德若此代之君子蓋有知之而不述令民無德而稱焉輒粗陳其旨刋諸片石庶元元荷日用之力也貞元五年歲在己巳夏五月十有五日記

太學張博士講禮記記

說釋典籍謂之講講之爲言耩也如農之耕田疇馬田疇將植而求實雖耕矣必溝分其畦壟嘉穀由是乎生典籍將肆以求明雖習矣必講窮其旨趣儒術由是乎成我國庠春享先師後更月命太學博士清河張公講禮記禮記成儒術也聖祖三刋經九公通其六精於五而禮記在乎其中禮也者御人之大故首于羣籍而講之朿脩既行筵肆乃設公就几北坐南面直講抗牘南坐北

西大司成端委居於東小司成率屬列於西國子師長序公侯子孫自其館太學師長序鄉大夫子孫自其館四門師長序八方俊造自其館廣文師長序天下秀彥自其館其餘法家墨家書家算家輟業以從亦自其館没揩雲來即集鱗居攢弁如星連襟成帷公先申有禮之本次陳用禮之要正三代損益得失定百家疏義長短鎔乎作者之意注乎學者之耳河傾于懸風落于天清冷灑蕩幽遠無泥所昧鏡徹於靈臺所凝冰釋於心

泉後一日聞于朝百司違官造者半後一日聞于都九域知名造者半皆尋聲得器虛來實歸予職在下庠亦掌有教道不足訓領徒從公惟始洎終覿公之美敬書盛事記諸屋壁拜列當時執簡樞衣者於左偏貞元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記

福州南澗寺上方石像記

萬物闐闐各由襲沿無襲無沿而忽以然苟非妖怪實為珍慶斯石像者其珍慶歟始孕靈蘊質兆朕未見則

峨峨巨石巖峭山立鎮郡城之前阜壓蓮宫之上界海若鞭而莫動天時泐而終固皇唐天寶八年五月六日清晝忽騰雲旁涌驟雨來集驚飈環駭軒訇杳冥雄雄者雷𩆶然中震迸火噴野大聲殷空岑嶺躡跜潭洞簸蕩須臾風雨散雲雷收項劈輪囷斬馬中闢南委地以杮落北干霄而碣樹不上不下不西不東亭亭厥心隱出真像三十二相具八十種好備列侍環衛品覺有序莊嚴供養文物咸秩端然慈面儼矣儀形似倚雪山而

授法如開月殿以趺坐畀矣哉不曰博聞乎未聆於既往不曰多智乎罔測其所來且物之堅莫堅於石況髙原廣袤又羣石之傑一朝瓜剖中有雕琢其為造石之初致有相而外封乎其為有石之後入無間以内攻乎意不可以人事徵請試以神化察巍巍釋氏發輝道精其身既傾其神不生等二儀以通變齊四大而有力教於時有所頹靡人於教有所忸怩則為不可思議以煦以吹故示此無跡之跡難然之然俾知我存入我之門

經曰千百億化身蓋隨感而應茲身者則百億之一焉昔諸佛報見皆託於有命有命則有生有生則有滅曷若因其不朽之物憑乎不動之基形既長存法亦隨是與夫爲童男而出世假長者以來化玄玄之徼則雖一永永之利則不侔可以禮足而悔罪寄影以安樂予則求福不回者焚香跪仰或從釋子之後故於巉巉之餘仞聊書其所由來貞元六年七月十五日記

右街副使廳壁記

使有副副之言繼也其一繼之輔也所以繼其或缺而又輔其違焉其亦總使之務歟皇街使之副其職大矣天子外有六合故内闢六街以達之彼爲庭除此爲堂室静諸外必先諸内乃置使以清之我唐新典也蓋以警正天衢糾逖王慝傾環游式遏之卒專扞掫徼循之令夫京師豪傑英俊之都會蠻夷戎狄之來萃排輪重足馮衆多撓我防則户伊動必由我察則目伊瑕必見蹤是九城之中乘避貴負敬長金玉可拾遺則猶土幼

弱可欺遇則如傷出門若有賓讓路若有神雲興爲合
而無暴自東自西以咸萃憧憧焉斯焉而能在其中悖
悖焉斯焉而謹在其中六合澄晏六街源之則街使之
功副使攸同也貞元八年上以元舅兵部尚書大金吾
濮陽公兼右街使俾訪忠良以自佐濮陽公先以節行
選次以材能擇加之以吏歷因之以故舊得建州别駕
前白衣奉御高陽許公以聞上素知公名即日名見敷
對器實有符曩聲當錫紫綬金章於殿庭而允其請濮

陽公本官用視慈佐得人術之政悉以相付公静而敏清而貞堅鑰禁樞深鋤事根不誠而部伍增肅不按而達陌倍理日出作日入息三條四出風恬月静職斯有述公此無作遷蘄州别駕副使如故旌其勞且藉能也夫跡以行生言由事覩公釐斯署之績得國家建斯署之義遂書其義昭其績爲公廳之壁記云其或接公之武踐兹位者任是既重德亦無輕列公之左雖百氏可也貞元十一年五月記

泉州北樓記

釋名曰樓膢也謂其高明靚逺膢膢然也建於第宅則以閱園林有媚樹於雉堞則以警寇盜不虞故墨子曰城三十步一坐候樓百步一立候樓茲樓者蓋此郡北墉之立候樓也卜築之始微而具之袤不倍常廣唯再尋製造日逺土木力殆左騫右陊上露下圮有年數矣邦牧安定席公貞元七年下車至九年目之三祀重民力而未形言是年暮秋歲豐農隙有司率常典告有事

于土功公曰斯郡之南極也元后帝鄉實在於北詩不云乎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欲因戀主向方瞻矚惟北有樓半傾半摧日夜闞登陴擊柝之所風雨憂折榱復隍之患政因時令爾其營之俾有布席跪立之地間吏人防卒之莅事予將時躋展北面拱辰之心焉受命者感公之意如公之意野人羣庶感公之誠如公之誠川朝子來坯崩易蠧趾有餘而不剗基墌自延材有長而不剪棟宇自崇既塈庀徒未晦成功倚層霄於軒檻納千

里乎䆗牗如鱗之廨署若岸之軍壁得之之狀若連山之有重巒長江之處洪濤氣勢繇是以雄馬公每子午情來莊舄思生俯仰於斯徘徊於斯夫完城壯邑有邦之本也戀闕愛君為臣之節也善矣哉公廣茲樓也遠得有邦之本大有為臣之節執邦之本曰公謹臣之節曰忠唯公與忠公斯昭矣小子家在委巷多聞輿頌藝忝儒術每侍公居上志下衷兩獲而達敬書其事為之記以獻至若眺四維之雲物臨萬井之煙景遐象佳致

眸莫勝觀非公有樓之素故不之載貞元九年秋九月三十日獻

泉州六曹新都堂記

貞元八年刺史安定席公為邦之二祀冬造六曹之都堂公表微而慮遠也天子建六官紀綱天下分刺史六司用經緯封中猶天之有四時而人之有四肢一時不若則歳罔成功一肢不和則體莫全用公以六司之掾如股肱思安之與身之安也火流定中將坯城郭親覽

廨宇首視斯署旣隤而隘非凝神揆務之所曰撫人民
不則有國營宮室是亦為政乃量美府以度用指斯宇
而命易又曰處湫居卑非智也煩人蠹財非仁也吾欲
全仁而就智藏事者志之有司於是審基趾程廣袤山
節藻梲僭也削而不飭土階茅檷逼也革而是捐非約
非豐允執厥中然後計具材量日力山木則詘之如市
人功則稅之若時物樂民顧未旬而畢飛梁三道而通
負連楣六接以都豁陽軒遐引陰室旁啟挹以重屏翼

以迴廊晻黮黮以秘邃屹崇崇而宏敞夏處其達則炎天以凉冬居其隩則淒風以温足以寧肌静心蠲厥職者也夫哲人有作不唯利身在利人不唯利今在利後相斯堂者公侯卿士禮隔殊品公不之降也斯不亦利人不唯利於身歟堅壯固護存延千祀人不之逮也斯不亦利後不唯利於今歟覩斯堂見公之意時某處某乙為司功某處某乙司户司倉司法司兵司田皆外莊內融懷材抱忠無回邪以莅下有謇諤以承上當時之

彥也請列於記左庶後之君子覿名訪德知夫是日堂有人焉建堂之明年記

二公亭記泉州

勝屋曰亭優爲之名也古者創棟宇纔禦風雨從時適體未盡其要則夏寢冬室春由秋戶寒暑酷受不能自減降及中古乃有樓觀臺榭異於平居所以便春夏而陶湮鬱也樓則重構功用倍也觀亦再成勤勞厚也臺須版築榭加欄檻暢耳目達神氣就則就矣量其材力

實猶有蠹近代襲古增妙者更作為亭亭也者籍之於人則與樓觀臺榭同製之於人則與樓觀臺榭殊無重構再成之靡費如版築欄檻之可處事約而用博賢人君子多建之其建之皆選於勝境今年暮春月邦牧安定席公別駕置同正員前相國天水姜公念茲邦川逼溟渤山連蒼梧炎氛時迴濕雲多來又日臨胃次斗建辰位和氣將徂畏景方至月令云可以升山陵可以居高明蓋謂是月況地理卑庳而不擇爽塏以蕩夫污盧

乎因問風俗相原隰郭東里所共得奇阜高不至崇卑
不至夷形勢廣袤四隅若一舍之以澄湖萬頃挹之以
危峯千嶺點圓水之心當奔崖之前如鏡之鈿狀鼇之
首二公止旌輿以迴睇假漁舟而上陟幕煙茵草翫懌
移日心眸意籌有建亭之箕而未之言也二公既迴邑
人踵公遊於斯者如市登中隆觀媚麗前來後至異口
同詞曰漢帝不曰百姓安其田里而無愁怨之聲者其
由良二千石乎是謂政平敎成使俗泰而民以寧者也

虞書不曰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是謂翼帝藩皇調陰序陽使物阜而民以昌者也席公今日之化育吾徒是以寧姜公昔歲之弼諧吾徒是以昌且以之寧又以之昌愷悌君子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二公者真吾父母矣茲阜二公攸選尚而加愛物務休訟簡必復斯至上露下蕪忍令父母戀之乎遂偕發為公就亭之功如牆而前陳誠於縣尹縣尹允其請而為之辨方經蹠等周環當上頂誡奢訓簡以授子來於是家有餘力圃有

餘才或掬一抔土焉或剪一枝材焉一心百身蜂還蟻往榛莽可去以自薙厖鼇無脛而奔萃一之日斤斧之功畢二之日圬墁之傭息再晨而成二公莫知層梁亘以中豁飛甍翼而四翥東南西北方不殊致糊白墳以呈素腹䫉壤而垂繪通以虹橋綴以綺樹華而非侈儉而不陋煙水交浮巖巒疊迴精舍奉其旁逵都城企其遐際容影光彩搖漪入瀾指朱軒於潭底閱雲岑乎波裏牖潢油演如飛若動又釣人飄颻於左右游禽出沒

乎前後一眄一睞千趣萬態稅息之者若在蓬壺方丈之上二公重清曠於舊賞納衷懇乎羣庶尋幽探異常於斯勞賓祖客常於斯加以平疇閒闢通途在下可以觀耕耨可以採謳謠作一亭而衆美具噫天造兹阜其固與人為亭歟不然何不遠郛郭而博敞詭秀之若此非常之地意待非常之人故越千萬祀而至二公方覿也邑人想之復言曰事無隱義物有正名地為二公而見亭從二公而建斯亭也可署曰二公亭雖芻蕘之云

其實有謂二公不忍遂以為號小子藝忝於文曾觀光上國去之日歷越遊吴歸之長踰荆泛漢會稽之蘭亭姑蘇之華亭襄陽峴首豫章湖中皆古今稱為佳境或棟宇猶在或基趾未没山川物象遍得而覽方之於此遠有慙德懿哉二公智周德厚卜地如此感民若彼其非飾説入吾邑者升吾亭者知之古之製器物造宫室或有銘頌以昭其義斯亭也豈無斅古而為之章句者小子薄劣不敢議其事粗述其旨姑為之記兼借二公

之名於記左以為邦榮在位元寮亦以次序從公而列

貞元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記

同州韓城縣西尉廳記

說文曰尉畏也亦慰也主也故字從尸示寸寸者寸量禮度以敬上示者示陳教令以諭下尸者典職司以居位敬上所謂畏諭下所謂慰居位所謂主全兹三者以莅王爵則仕義周是以古之人嘉用尉字為官號陶唐有太尉周有軍尉秦亦有太尉與尉東南尉洎漢則復

命縣掾曰尉自是以名至於我唐無或易所命善也我唐極天啟宇窮地闢土列縣出于五千分為七等第一曰赤次赤曰畿次畿曰望次望曰緊次緊曰上次上曰中次中曰下赤縣僅二十萬年為之最畿縣僅於百渭南為之最望縣出于伯鄭縣為之最緊縣出於百夏陽為之最上縣僅三伯韓城為之最上之最次於緊之最非最之緊無與馬緊之最次於望之最非望之最無與馬望之最次於畿之最非最之畿無與馬畿之最次於

赤之最非最之赤無與焉最之縣長於餘縣如麟鳳五靈之長於羣靈也數長不數類則韓城之稱與萬年渭南鄭縣夏陽竝自緊而上簿尉皆再命三命已往而授資歴至之而至也上縣而下則自解褐授韓城既上縣之最簿尉解褐之貴者唯三員伺其闕非年年之有或一員之闕天下皆知之授之日亦皆知之曰某人授韓城尉是其人則頌非其人則誹雖一命之官其為人尚也如此則主司慎擇才地精美縣亦有六曹尉二人一

判功户倉其署曰東廳一判兵法士其署曰西廳茲廳
兵法士之廳也根之州則司兵司法司士盡在形之國
即兵部刑部工部盡在兵主武法主刑士主工令武未
大戚務尚繁刑未大措訟尚生工與人與無時休州縣
司或雙曹六人分其職國則部屬僚八九十人分其職
一人理六人八九十人之理雖大小有異而揔緒不殊
不殊其緒不殊其官官不易能至於易者則人無敢易
之人無敢易之則國必重之國重之則踐洪鈞大柄所

由乎此也貞元十五年春余友人滎陽鄭伯義授馮鄭自上葉聲名為天下聞鄭以經明登科又三舉進士屈於命詞學亦流輩推內行第一其受命之年五月余詣馮十月又詣馮見東廳有記西廳無記因請書其姓氏序於左其或先於鄭芳馨猶在者亦得之至於鄭繫於鄭皆繫若譜土壤廣狹物產有無尉非得主不敢僭序

十月十五日記

歐陽行周文集卷五